

旧学新探

关鸿 魏平主编 海外学者文丛 王云五论学文选

JiuXue XinTan

WangYunWu

LunXue WenXuan

学林出版社



HAIWAIXUEZHEWENCONG

旧学新探

王云五论学文选

学林出版社

Z429.7/4



21535814



外学者丛书

关鸿 魏平主编

旧学新探

——王云五论学文选

作 者:王云五

责任编辑:周清霖

特约编辑:徐祖友

装帧设计:沈兆荣 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

印 刷:上海天华印刷厂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5

字 数:25 万

印 数:6000 册

定 价:17.00 元

ISBN 7—80616—444—8/G·103

出版缘起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曾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特别是时光进入 20 世纪,在中西方文化冲撞与交融的大背景下,更是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才思横溢、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从而又大大丰富了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使之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批学者中的有些人长期侨居和治学于海外,造成大陆读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治学生涯及本人的学养、处世了解甚少。为此,我社决定推出“海外学者文丛”。诚然,我们并不赞同其中一些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某些态度及本丛书中的部分学术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的认同。唯其如此,作为了解和研究中国 20 世纪学术文化状况和学者风貌的一种补充,本丛书自有独特的出版价值。鉴于大

陆在当今语法体系等方面与海外的习惯有些不同,因此,在编辑过程中作了少量删节,特此说明。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月

卷 首 语

卷 首 语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百年纪念，说商务不能不说王云五先生，说王云五也不能不说到商务。虽然王云五后来从政，官至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但人们记得他的还是他对商务也是对中国文化和出版事业的功绩，正如他自己说的：“以半生精力从事于出版事业。”

王云五，字之端号岫庐。广东香山人，1888年生。当过中国大学的英文教员，教过胡适英文。但他没上过大学，全凭自学成材。后来，胡适出了名，反过来把他介绍给张之洛做副手，任商务编译所副所长。为张之洛所赏识，后来成了商务的总经理，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他就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后，便雄心勃勃地改组编译所，引进人材，扩大业务。他主编过《王云五大字典》和《王云五小字典》，发明、推引四角号码检字法，

名噪一时。现在商务版《辞原》后面还附有四角号码检字表。出《百科全书》也是他的创意。他原计划翻译英国和美国的《大百科全书》，可惜译出部分错误太多、未能出版。没想到这计划一搁竟是半个世纪，到80年代后期《不列颠百科全书》才在上海出版。他的另一个宏大规划《万有文库》倒是很成功，古今中外名著，包括科普读物，应有尽有，灰色封面，统一开本，先后出了几百种。文库规模和出版史上的影响可谓空前未有。后来他辞去所长职务后，还专门在编这套文库，可见他对这项事业的重视。他还主管《东方杂志》等十七个期刊、函授社、中外闻名的东方图书馆等。商务在他手上达到鼎盛时期，其规模和组织的庞大齐全，现在也少有出版社可与其相比。

王云五重返商务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一·二八”战役中，商务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炮火炸毁。他任总经理重整旗鼓。但经他五年苦心经营的商务在“八一三”事变时再度遭日机轰炸。后来在他主持下商务撤退到长沙、重庆。国难当头，他也无能为力了。

后来，他弃文从政。再后来又离开了大陆。在他引退以后专注于编书立说，写了《岫庐论学》、《岫庐论政》、《岫庐论管理》、《岫庐论世局》、《岫庐论教育》、《岫庐论国史》等一系列著作，总结了他读书、编写、教书的一生。这本《旧学新论》便是从他的有关著作中选辑而成。

目 录

目 录

第一辑:忆 旧

我的学校生活	3
我的图书馆生活	26
我的书斋	44
两年的苦斗	53
关于《东方杂志》的回忆	77
重理粉笔生涯	83
七十年与五味	97
我怎样认识国父孙先生	106
蔡子民先生与我	113
我所认识的朱经农先生	139
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	150
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	163

第二辑:论 学

漫谈读书	173
读书十四法	183
怎样鼓起读书的兴趣	202
我怎样自修	208

怎样精读	219
怎样略读与摘读	224
科学方法与学习	230
读书与求学	249
专才与通才	253

第三辑：杂 述

旧学新探	261
新名词溯源	276
我国的发明	283
科学方法与文学工作	302
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	317
“博士”考	327
孔门学说与现代思潮	341
中山县先贤志略	345
我们应该怎样纪念爱迪生	355

第一辑：忆旧

我的学校生活

可怜得很，我的学校生活，一共不满五年，比诸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的六年还有不足。

我出生之年，在前清光绪十四年，在民国前二十四年，当公元一八八八年。那时候科举还未废，新的学校刚要萌芽，但是读英文的风气却颇盛行。假使我是生于屡代书香之家，至少还来得及考几场童试，要是够得上幸运，或者还会获得小小的“功名”；假使我是生在那时候所谓“洋务”之家，我或者会入各级的教会学校肄业，要是够得上幸运，或者还会出洋留学几年，捞得一个学位，回国后还赶上一条捷径，猎取洋翰林洋进士的荣衔；可是我家自从记忆所及的远代以来，没有一位祖宗不是种田的，只有我的父亲童年随亲戚长辈远赴上海学生意，毕生置身于商界。甚至从

近人所编的《香山诗选》(我的原籍广东中山县,旧名香山县),其中所选宋代以来邑人的诗,我的本族人士作品膺选者只有一首,是明代我的一位远族祖所作,他只是一名岁贡生。总算到了清光绪间同族产生了两位秀才,一是我的一个叔祖,一是我的大哥。我家居然出了一个秀才,真是破天荒的奇事;但正因我的大哥破天荒成为秀才,却又不幸于二十一岁的青年早逝,使我父亲受了风水之说的影响,尤其是爱子情深,不愿我蹈覆辙,因此纵然不必强我沿袭屡代的田间生活,至少要我跟他走入商业之途。其次,我的父亲虽久居于洋务中心的上海,却不是当时之所谓洋务人物,也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信徒,便没有想到使我入教会学校。

此外还有一个使我早年失学的原因就是由于我的幼年多病。记得在我九岁的时候,不知是否患了百日咳之故,因久咳而一度吐了几口血。那时候西医药还未盛行于我国,纵然在我中年曾经一度的肺部检查,并未发见旧疤,足见我的早年病患不是由于肺结核;但在那时候一种所谓“童子癆”的病象可把爱子情深之父母吓坏了。我有了这样的一种病象,更兼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的大哥不幸去世,所以迟至十一岁春间我才开始入私塾读书。

然在入私塾以前,我并非完全没有读书。因为经我的大哥在家里教读,我曾经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之一部分。我的大哥是一位典型的旧式读书人,治学很用功,一举一动无不循规蹈矩。他和

我们的表兄陆皓东(名中桂)烈士同学。陆烈士思想新,时吐露革命言论,我的大哥深为恐惧。及陆烈士于光绪二十一年因随孙中山先生发动第一次革命,就义于广州,那时候我才七岁,大哥是十八九岁,他常为我道及陆烈士之年少英俊,竟不幸因革命而牺牲生命。在我听到大哥述此事的口气,一方面固佩服其就义前的英勇,他方面却似痛惜他走错了路。后来有一日当他教我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段话,我经他解说以后,不禁高兴万分。那时候我对于民族意识还没有印象,只是由于中日战争,我国大败,社会传说都痛恨西太后信任太监,乱花国帑供自己的浪费,把人民不看在眼里,这一次打了败仗,我国人民不仅要给西洋人欺负,甚至东洋鬼也欺负了。我听了这些话,此时又读到这两句话,便忍不住对大哥说:“那西太后正是把我们当做土芥,我们为什么不把她视同寇仇?陆表兄的造反,只是要杀死寇仇,怎算得是造反?将来我长大起来,定也不肯把她放过。”大哥听了这番话,大吃一惊,除力戒我不要胡言外,后来还对父亲说过:“四弟读书还不差,只是防他长大后要走错路。”

大哥去世的次年,我已经十一岁,才开始在上海入一家私塾读书。我的老师姓萧,是我的邻居,也就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内弟。他设帐在亲戚的家里,收了一共不上二十名的学生。我在那里只读了一年零二三个月,因为次年是一九〇〇年,也就是世人注意的庚子年,拳乱在其上半年便酝酿,大家传说义和

团要杀尽外国人和焚毁外国人所住的地方。我们所居的上海有许多外国人，父亲因恐殃及池鱼，决定趁早把家眷送回原籍。由于我们的故里离县城颇远，离省城更远，本着大乱居乡的原则，故有此举。大约在那年的春末夏初，我便随着母亲、二哥和两位姊妹离开上海，乘船返广东，也就离开了萧老师的私塾。

我从萧老师攻读的时期内，不知怎样总觉得没有大哥教得好。我读的还是“四书”，但萧老师不像大哥那样每章每节都讲解大意，而且听我随时发问，有问必答。萧老师的教法注重背诵，背诵不出或是背错的，便打手心。我对于这样不加讲解的课文毫无兴趣，同时又怕打手心，不敢不像鹦鹉那样背诵人言。在这样压迫的情形中读书，我虽然侥幸在一年零几个月间没有挨过一次打手心，可是我对读书的兴趣不浓厚，只求敷衍塞责，因此，我自问成绩并不很好。加以萧老师还注重的两项科目都是我不欢喜的：一是做对联，由五言七言以至十余言不等，务求其对仗工，使我觉得毫无意义；二是写楷书和临帖，这也与我个性不合。我的大哥虽然写得一手好字，但他教我读书时，却不勉强我写楷书和临帖，一任我自由涂鸦。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教学，我对于萧老师的教法，却是衷心不很悦服；在戒方压迫之下，勉强从事，自然不会有很好的成绩；所以萧老师偶然对我父亲说起我，纵然没有什么恶评，却认为我不一定会是读书成名之人，和我的大哥所期许于我者相差很远。

十二岁的下半年我住在乡间，没有读书。到了次

年春间,因为拳乱已息,父亲又把我接回上海。那时候因为迁居了,离萧老师的私塾太远,而且我对于萧老师的教法不很满意,不愿再跟他读书,便在新居附近一位李老师的私塾就学。这位李老师的作风完全和萧老师不同。奇怪得很,他所处的时代还不易接受新式的教育方法,却主张把要读的书仿佛和现在一般,分为精读和略读两类。对于精读的讲解不厌求详,不仅对于字句的意义丝毫不肯放松,而且对于章法句法一一阐述分明。《东莱博议》的调子,在今日许多人视为陈腐者,在当时看起来,对于初学做策论的学生不能认为无补。李老师常常用此书来教我。其阐述引申之勤在我今日回忆起来也还敬佩。他又教我读《史记菁华录》,也是选读而精读的。此外,他要我准备了《古文评注》、《孟子》、《左传》、《唐诗三百首》、《曾文正公家书》、《阅微草堂笔记》、《三国演义》各一部,后三种听我自己阅读,等于现今所谓略读;前几种他随时选择讲授,但不讲授时如果我自己看得懂,尽管自己阅看,不很明白的也可以向他请教。

李老师的字写得非常好,因为常常有人请他写对联和名片(那时候的名片字体是方寸左右,木刻后印在红纸上;刻名片的店多请善于书法之人代写,视写字者的声望和程度定其酬金的高低,与现在用铅字排印的小名片不同),听说每年由此收入的报酬不比教书所得的修金为少。对于习字一项,他看了我所写的字,说我写得太坏;但他不主张写小楷,也不强迫我临帖。他除了矫正我执笔和坐的姿势以外,对我解释字

的结构,怎样才算自然,怎样的太不像样。初时要我们写方寸左右的字,还要我和两三个程度相等的同学互相批评所写的哪一笔不像样,各用墨笔加上一个叉,再把互相批评过的习字册给他复阅,应加叉号而漏加的,他用红笔补上一个叉号,不应加叉号而加上的,他用红笔取消那个墨笔的叉号;而且常叫我们互相批评的几个同学立在他的书桌前,由他一一指正。这样一来,我的确觉得所写的字比从前像样得多,纵然我因为不很喜欢临帖,始终不曾写得一手好字,只是对于字的好坏还算能够判别。他常对我们说,字是文字的衣冠,衣冠不一定要美,但不可不整洁。字写得好是书家的事,但字写得像样是人人,因此,他自己虽长于书法,却不勉强他的学生都学他的榜样。关于作文一项,我那时候是学作策论。他除了照例出题给我们作文外,有时也要我们对于所读的书尽量发表自己的议论。有一次我因为阅读《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执之而已”一段,我发表了约近千字的长篇议论,认为皋陶与舜的处置都合分际。我的意见是天子以法治天下,如果自己的家人犯法而纵容,焉能强人民以守法?古时有太子犯法刑其师傅者,表面似乎重法,实则人民犯法既不能以他人代其受刑,何以太子犯法却可刑其师傅为代?这显然仍是重人而不重法。法既因人而别,则法不免失其效用。古时所谓议亲议贵,便是重人而不重法。我以为能够免受法所惩罚的至多只限于天子一人;因为天子是法的最高主持者,用自己主持的法来惩罚自己,事